世外桃園

友蒙女士 文 · 石峰 圖

作天由緣情定水萍：一一六

「你爲什麼不回家後再冲凉？」陳桑這個香港中國人，很以爲奇，他們在新宿之西的最大站中野落車，他笑着問她。高島道時輕輕地告訴他：「我們習慣洗大風呂屋，洗過後浸入大池，恢復一天的疲勞。天，當然先沐浴，再陪你上街呀。」她那馬尾式的頭髮，只用一個針花夾住，成了一隻鍋刷子型，走起路來，一摔一摔的，十八歲少女的活潑與青春表現無遺。

來到她指着的一家日本料理店：「井梅」，中型有散座、卡位的，選了一張大卡位。他提議：「我想吃司蓋亞蓋好不好？還有鳥納尼——烤鰻。你飲啤酒好了，我飲阿薩克（日本清酒）。」她笑說：「我少飲一點，陪先生你飲清水一樣好了。」

女侍送上牛肉鍋，放在小瓦斯爐上，另外有兩份下酒魚生、小吃。精美的酒瓶浸在滾水大碗中，她按禮儀洗了小杯，先斟給他，然後自斟。按「禮」，她雙手捧杯道：「請，敬領了！」

陳桑歡喜她這麼青春，雖是一個酒掃的酒樓下女，但同出在外，却與大家閨秀的禮節無二。在熱騰騰的火鍋前，兩個想到午後在上野的匆忙情形，好笑起來：「時間太短了，不應該乘車來往，槽踏了一小時有多。」他問：「你們上班在上午十點？」她告訴他：「隔天一變，今早十點，明日就是十一點，因爲只有廚房工作者，才早到作準備，我是清潔雜工，在午飯客人到來前才有工作。十一點後，也沒有午飯客，太早了。我們可以上午遊公園，或者先生要去明治神宮，東京塔，我都可以帶路。每週有全日假一天，不是禮拜日，因爲規定週末二日不輪班，生意忙。」她現在說笑自如了，雖然後酒少飲，她臉上已泛起了美麗的紅色。

他探聽了家世，她說原籍山口：「出了兩個首相的山口縣。一個岸信介，一個佐藤榮作。我父親是廣島西邊岩國——也在內海之濱的造紙廠的大鍋爐領班工頭，我們原是在中國滿洲的日本工人，我哥哥就出生在哈爾濱，後來住在新京——就是長春。現在來京只我一個人打工，爲了減少家中少一個人吃飯。有個妹妹上學，小我三歲。」

飯後十點半了，兩人在中野的正馬路散步，他見前後無人，便同她站在高燈樹影下休息。

「你眞好，高島小姐！」他輕輕一手摟住她的腰，一手托起下巴，面對面，她閉了眼睛，讓他送上一吻。

蜂風語言

編輯

不必舉報

據說因少人舉報，葵涌黑帮活躍。

其實知道活躍已經夠了。

原因在此

禁毒處否認本港是毒品轉運站。

因爲未有正式過關手續。

難以界定

去年緝毒數量下降。

是成功還是失敗？

心鬼

夏洛桑

十一：眼珠轉動一下

「阿柯，你聽到我的話嗎？你原諒我嗎？……」薛雲英仍在呢喃着。

柯潛仍然一動也沒動，回答她的只是裊裊升騰禁在他面前的青烟。

但是，當薛雲英的目光投射在柯潛的雙眼時，她突然發覺那對眼珠轉動了一下，怒視着她。薛雲英大吃一驚，差點叫出聲來。她將信將疑地圓睜雙眼，定神一望，大照片中柯潛的眼珠却又不動了。

「阿柯，你別嚇我啊！我並沒有存心要害你……。」薛雲英合十雙手，在靈位前拜了幾下。

接着，她又跑到客廳去拿了一碟水果，把它供奉在靈前。

這時，一縷青烟上升，柯潛的雙眼又轉動了一下，目光仍然是含着怒意。薛雲英不敢再逗留了，她慌忙把水果放下，匆匆地跑下樓去。

一個蘋果從碟子裡跌下，跟着沿樓梯滾下去，薛雲英一腳踩在蘋果上，立即滑倒。幸虧這時她已跑到距離地面只有四、五個梯級的地方，否則將不堪設想。

從地上爬起來，薛雲英撲撲臀部，好痛呢！要是剛才從高點的地方跌下來，可能手腳也折斷了。那老傢伙還是手下留情呢！

薛雲英不敢再獨自留在家中，也顧不了疼痛，立即就開門出去。

經過隔壁電器行時，眼利的老闆娘張太立即探頭出來叫她：

「利太——今天爲什麼沒開鋪呀？」

張太把「利太」這兩個字叫得特別响，也把尾音拉得特別長。

無聲的歌恋

文畫 子家

我們一同到馬場

劉連帶上床後，還是想到與王大衞相遇的情形，以爲從此相見將成陌路人了。後來她與張嘉業去想辦法弄馬牌，我們沙田吃飯，中午我們也在……」

「我先問你一件事，」劉連帶插口：「你會經與人打過架嗎？亨利！」

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不饒人，有次在東京的夜總會中，鄰桌一個日本人喝醉酒用英文罵我，他也侮辱所有中國人，我站起動手了，當然我還手，後來給他桌上的人拉開，我不會怕他的，……」

「你學過空手道和柔道？」劉連帶笑了。

「我氣力還大，你爲什麼問我和人打過架嗎？」劉連帶當然不好意思把夢中的事告訴他，即稱星期約大不學歌，她從未去過馬場，也想見識一下，張嘉業與她定。星期六中午，她候到張嘉業駕車來，她上車後，他說：

「我提早離開寫字樓，星期六上午，我也沒什麼工作。」

他們到了沙田一個小餐室中進了午膳，再往馬場，劉連帶駕在快活谷看到跑馬地的那一大片綠茵，從未進過馬場，駕在登幕上看過賽馬。當她隨張嘉業置身馬場，感到自己可能是最年輕的一人了，這環境對她是新異的，朋友生活即多些姿采。後來張嘉業也招呼了些人，取出一張報紙，說是馬經版供作參考。（四二）

海島日出

辛海

一三：上了她的車

奇怪她怎麼會在這時候，駕車到大厦門口來接自己……他想——我跟她沒交情，僅只見過幾次面吧了！她，她爲什麼？

人還站在那裡，她却側身打開車門，有禮貌地催促說：「上車呀！」

「二少奶，我——」

「你去探灣遊艇會，對吧？」車上少婦很了解情況的說。

「是的，但我——」

「上車吧！我剛好回壽山村，順道，搭你一程吧！」

「不想坐二少奶的順風車，我——」

「你呀！還拘執什麼，上車……難道要我下車請你嗎？」車上少婦一臉不悅。

發現兩個走出大厦的男女注意自己，他無可奈何地上了她的車，坐在她身邊。

她欣然說：「扣好安全帶吧！」

扣好安全帶後，她已讓車子開行，問道：「你下來的時候，碰見關老二嗎？」

「你是說二少爺？」

「還有誰？」

「在升降機門口遇見，我不認識他。」金火說，聞到她髮上身上飄來的名牌香水氣味，有點不舒服。

「以後你會認識的。」歌蘭說，她熟練地讓車子開行在中環大厦區的馬路上。

「二少奶，我不明白，你——」

「媽媽打電話給我，說船廠有個造船技工做我老爺遊艇的船長。」駕車少婦說：「原來是你。」

「我是大小姐聘請的。」

「反正是關家的遊艇。」歌蘭說。

金火覺得，多時不見的造船廠千金，已失掉女大學生時代的青春活潑，她臉上增添的是時髦化粧品。即使如何巧妙的化粧，也掩蓋不掉少婦內心的幽怨，那雙秀眼，也透露心事重重。她開車來接他去深灣遊艇區實在太過份。

心關

絲蘭

懷楚

八八九：不斷恭維老細

「看在你多年忠心爲我工作份上，我就給他們工作機會吧。」陳經理道，「今晚約他們來，我們談過後，才作安排。」

「當然，當然。」王明連聲道。

「我這盆花怎樣？」他指指身旁的盆栽，「花了我不少心血呢。」

「專務這麼多，你還有閑情種花，難得。」王明知趣地恭維道，「而且手藝一流，看來你不但是實業家，同時也是藝術家。」

「藝術家就不敢當了，」他打個哈哈，心中還是甜滋滋的，「閑來種種花，陶冶一下性情，確是賞心樂事。唉，我已老了，幾個孩子又不在身邊，怪寞寂的，種種花，也可打發一些時日。有時覺得我一世人似乎作孽太多，將來也不得好死，做做禮花人，也許能減少罪孽，望將來死後也不致被打落十八層地獄，永不超生，哈哈，你說對嗎？」

「你眞會講笑，同時爲人樂觀，這樣，就不是罪孽了，怕什麼？而且，你養活我們這麼一大班弟兄，怎能說罪孽呢？」王明又半開玩笑地說，「不久又養活多兩個弟兄了，他們早就將你當作救命恩人呢。」

「你眞會說話，將來你一定會發達。」

「我不求發達，能安安穩穩過日子就得了，有你關照我，我自然放心。」王明道。

碧血情仇

石峰 文 · 厚秋 圖

九：羣英薈萃

只聽拳櫃推下笑容道：「對不起，這兩天客人多，小店的確已經滿了人，如果客官不嫌走廊骯髒嘈吵，咱可以爲客官加床！」

歐陽雄望着袁達先，袁達先道：「別處也找不到，只好田就一夜吧！」當下店家立即爲他們安頓歇脚之所。

陳萬里心中甚是奇怪：「袁達先素來自恃身份，如今怎肯如此委屈？這到底是什麼原因？」心念一動，忽然生了一絲幸災樂禍之心：「幸好少爺來早了一步！」當下邁步出店，逕自去吃晚飯了。

不料酒樓飯館的食客亦都武人，陳萬里邊吃邊豎起耳朵凝神靜聽鄰座的談話，却只零零碎碎聽到一點，什麼四月初一，白雲寺，千年朱果等等。他會由大師父周振邦口中聽過有關朱果的傳說，是以忖道：「大師父曾說此只是傳說而已，似乎不會有人確實得到過，莫非他們是爲此而來的？那袁達先老匹夫，肯睡在走廊，自然亦是因此……唔，別人可以得之，却萬不可落也是一身夜行人的打扮。

袁達先向週圍看了幾眼，當先馳出，歐陽雄緊躡其後，陳萬里遠遠吊在他們後面，向東馳去。（二三八）

飯後，陳萬里立即返回客棧，却不見袁達先及歐陽雄，料他們亦是出外吃飯，他回房整睡運功，過了一晚方闖走廊上有聲音，陳萬里把門打開一縫，歐陽雄見有人像貓，因陳萬里戴了人皮面具，認不出來，只當作一般旅客，喝道：「看什麼？老子倒了八輩子霉，你還看！」陳萬里將門關上，心中暗覺好笑。

陳萬里心中暗道：「莫非他倆今夜要幹那夜行人的勾當？」他對袁達先心有怨恨，是以對他的舉止甚感興趣。

二更時分，走廊上便傳來輕微的聲音，陳萬里早換了一套深色的緊身勁裝，悄悄推開窗子跳了出去，再繞向前頭，偷頭，果見袁達先與歐陽雄結伴而出，兩人

海島日出

辛海

二五六：漫無頭緒

阿七想傾下老鼠王摩華之事，師姐容制止，曰：「無謂再講，但，一旦到黑對住佢，而家你又講佢，悶到死，我地傾第二件。」

阿七笑曰：「又好，不過這件事一日未搞，又邊有心情傾第二件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我只希望傾下將來，目前之事，漫無頭緒，剛才講過，等阿倫張個拍檔積奇返來再事，現時又傾，悶D傾。」

阿七曰：「咁又係，我地傾乜好呢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七哥，你返到來，眨下眼又過了大半年矣，你有冇諗過，有一日我地會厭倦這種生涯？」

阿七曰：「人在湖，身不由己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或者我諗錯喇，我周時覺得，人有時亦要爲自己打算一下。」

阿七曰：「仁義堂大把生意，阿容，不可忘記我地係替天行道，爲孤兒寡老人謀福利，如果不是爲了這一點，我阿七就不會再返來。」

黑虎刺

現代江湖實錄之六　田曼歌

師姐容曰：「你與會我意思矣，我係話，我同你有一日都會老，阿周亦會老。」

阿七笑曰：「人人都會老喇，此乃自然規律，無可抗拒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你有冇諗過我地老了之後，冇法子好似今時今日咁搏殺呢？」

阿七曰：「我明白你意思，仁義堂保哥退休之後，交界我地，我地當然有一日會退隱，到時可以將仁義堂交界阿占、發仔、辣椒仔班手足，然否？不過，幾難搵一個好似你咁嘅人材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我已經盡心盡力培養蘇絲，可惜佢出身唔多好，雖然，我地佢出火坑，但我同佢不同，我有落過火坑嘅。」

心關

海島日出

辛海

一三：上了她的車

奇怪她怎麼會在這時候，駕車到大厦門口來接自己……他想——我跟她沒交情，僅只見過幾次面吧了！她，她爲什麼？

人還站在那裡，她却側身打開車門，有禮貌地催促說：「上車呀！」

「二少奶，我——」

「你去探灣遊艇會，對吧？」車上少婦很了解情況的說。

「是的，但我——」

「上車吧！我剛好回壽山村，順道，搭你一程吧！」

「不想坐二少奶的順風車，我——」

「你呀！還拘執什麼，上車……難道要我下車請你嗎？」車上少婦一臉不悅。

發現兩個走出大厦的男女注意自己，他無可奈何地上了她的車，坐在她身邊。

她欣然說：「扣好安全帶吧！」

扣好安全帶後，她已讓車子開行，問道：「你下來的時候，碰見關老二嗎？」

「你是說二少爺？」

「還有誰？」

「在升降機門口遇見，我不認識他。」金火說，聞到她髮上身上飄來的名牌香水氣味，有點不舒服。

「以後你會認識的。」歌蘭說，她熟練地讓車子開行在中環大厦區的馬路上。

「二少奶，我不明白，你——」

「媽媽打電話給我，說船廠有個造船技工做我老爺遊艇的船長。」駕車少婦說：「原來是你。」

「我是大小姐聘請的。」

「反正是關家的遊艇。」歌蘭說。

金火覺得，多時不見的造船廠千金，已失掉女大學生時代的青春活潑，她臉上增添的是時髦化粧品。即使如何巧妙的化粧，也掩蓋不掉少婦內心的幽怨，那雙秀眼，也透露心事重重。她開車來接他去深灣遊艇區實在太過份。

虎年和哈雷彗星

城市之光　成區

借種（十一）

話，叫阿浩到常到的餐室去，說自己在此等候他。

打完電話然後出門，到了餐室，鄭仔浩早已在座了。

「怎麼，你比我先來？」梁麗幕說。

「其實我是想登門找你的。」

「你作死！」

「你放心，我看到了那婦人抱了你兒子出門上車，正準備上樓找你，你的傳呼電話就來了。」

「原來你在監視我。」

「你知就好了。」鄭仔浩說：「我識做，你也應識做。」

「我當然識做了！」梁麗幕把二千元港幣遞過去。

「這麼少？」

「他給我的，我已給你三分二了。這個月，一切開支，都是由大嫂支付，所以才有這麼多錢給你。」

「這樣說，是豬嘴肥，豬仔又肥了。」

「其實我也不見得肥，駑是比前好得多，因爲有人代勞，所謂母憑子貴。」

「他們會弄你到香港的呀。」

「我所願也，不過未必如願。」

「我警告你，如果你離開我到香港去，我是不放過你的！」

冯玉霞帶了小孩子離去了後，梁麗幕也暑爲修飾，就撥一個傳呼電話。

師姐容曰：「你與會我意思矣，我係話，我同你有一日都會老，阿周亦會老。」

阿七笑曰：「人人都會老喇，此乃自然規律，無可抗拒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你有冇諗過我地老了之後，冇法子好似今時今日咁搏殺呢？」

阿七曰：「我明白你意思，仁義堂保哥退休之後，交界我地，我地當然有一日會退隱，到時可以將仁義堂交界阿占、發仔、辣椒仔班手足，然否？不過，幾難搵一個好似你咁嘅人材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我已經盡心盡力培養蘇絲，可惜佢出身唔多好，雖然，我地佢出火坑，但我同佢不同，我有落過火坑嘅。」

中國古代奇人麥鐵杖

本領高强目行五百里

通天曉先生：

日前拜讀有關飛鞋的大作，深獲教益。文中提及「神行太保」戴宗，未知歷史上是否眞有這樣日行百里的人呢？

岑建威

岑建威先生：

「水滸」中有個神行太保戴宗，據稱他能日行八百里，不過是要在腿上拴上四個甲馬，作起法術；如果只拴兩個甲馬，那就只能日行五百里了。這顯然是作者誇張的寫法，並不足爲信。

不過，如果要查究歷史上是否眞有日行百里，行走快速的人，却是確有人在的，現即可舉一例。

據「北史」記載，南朝陳宣帝時，有個始興人名叫麥鐵杖，勇而有力，而他最大的本領便是能「日行五百里，走及奔馬」。他因家中貧窮而淪爲盜賊，被廣州刺史歐陽頠俘獲，械送朝廷沒爲官奴，派在宮門執傘。

但是，麥鐵杖仗着自己的武藝和行走快速，仍是常在夜間私出，從京師建業（今南京）直至南徐州（今鎭江）越城而入進行盜刦，天明前返回照常執役。這樣十多次，因他未偽裝而被人認出，於是申報朝廷要求查懲。由於麥鐵杖每日清晨照例執役，從未有誤，誰也不相信他在夜間能往返於建業至南徐州間，認爲一定是認錯人了。

後來，因南徐州的一再申告，有個尙書蔡征計驗証，他僞稱有緊要文書要快速送到南徐州並取回音，以百金招募致送的人。麥鐵杖沒有想到自己的行動已受注意，便應徵前往。他果然很快往回，從而証實了他確夜出爲盜。

不過，當時朝廷尙愛惜他的才能，並且他所作的不過是小刦盜，因而不予治罪。隋朝亡後，麥鐵杖入隋，因軍功而累官至左衞大將軍。（周默、新八七〇八四）

無根植物的葉無麻天

中藥

稱爲赤箭　經草本農神

才能夠生長　菌環蜜吃靠

虫魚草木

通天曉先生：

請問天麻這種中藥是一種什麼植物？香港有沒有這種植物？

梁永益

梁永益先生：

中藥天麻，是一種很奇怪的植物，和我們通常所見的植物不同，它沒有根，亦沒有葉（葉已退化爲鱗片），全株天麻找不到一點兒葉綠素。

天麻在尼土中的部份是塊莖，塊莖肥厚，肉質長圓形，長約十厘米，直徑三至四厘米，有不大明顯的環節，長出泥土以上的莖直立，圓柱形，黃赤色，葉呈鱗片狀，長一至二厘米，花黃赤色，花穗隱狀的總狀花序，長十至三十厘米，花黃赤色，花穗短，長二至三毫米。花後結果，果爲蒴果，長圓形至長圓倒卵形，長約十五毫米。蒴果內有種子，種子細如粉末。天麻在每年的六至七月開花，七至八月結果。

整株天麻看來像一支黃赤色的箭，故古代「神農本草經」稱之爲「赤箭」。

我們知道，葉綠素是植物賴以進行光合作用，藉陽光及由根吸來的水份，製物質，和由空氣中吸取的二氧化碳，合成自己生長所須的物質。天麻既然沒有一點葉綠素，也完全沒有根，那它靠什麼爲生呢？近年來，我國的植物學家經過多年的研究，才發現天麻原來是靠「吃」蜜環菌爲生的。蜜環菌是一種眞菌，菌蓋如蜂蜜之黃色，菌柄上有環，故名「蜜環菌」。蜜環菌在繁殖時遇到天麻，即將其菌絲伸進天麻植株內，當菌絲進入天麻的消化細胞層時，天麻消化細胞即將之消化，變爲自己的養料，供自己生長。假如沒有蜜環菌，天麻的種子萌發不久就會死亡。

天麻之所以價格昂貴，就是由於天麻的上述習性，不容易培植，天然出產的產量亦少。

現時既已知天麻生長林、河南、河北、湖北、四川、安徽、貴州、雲南、陝西等地均有天麻出產。本港是沒有天麻出產的。

近年來，我國的藥學家發現，天麻治病的有效成份，和蜜環菌的一些成份相似，因而試行從蜜環菌直接提取這些成份代替天麻治病，發覺有類似的功效。一種叫做「天麻蜜環片」的成藥，就是用蜜環菌提製而成。（盧大夫、新八七一一三）

無奇不有

通天曉先生：

日前拜讀有關飛鞋的大作，深獲教益。文中提及「神行太保」戴宗，未知歷史上是否眞有這樣日行百里的人呢？

岑建威

岑建威先生：

「水滸」中有個神行太保戴宗，據稱他能日行八百里，不過是要在腿上拴上四個甲馬，作起法術；如果只拴兩個甲馬，那就只能日行五百里了。這顯然是作者誇張的寫法，並不足爲信。

不過，如果要查究歷史上是否眞有日行百里，行走快速的人，却是確有人在的，現即可舉一例。

據「北史」記載，南朝陳宣帝時，有個始興人名叫麥鐵杖，勇而有力，而他最大的本領便是能「日行五百里，走及奔馬」。他因家中貧窮而淪爲盜賊，被廣州刺史歐陽頠俘獲，械送朝廷沒爲官奴，派在宮門執傘。

但是，麥鐵杖仗着自己的武藝和行走快速，仍是常在夜間私出，從京師建業（今南京）直至南徐州（今鎭江）越城而入進行盜刦，天明前返回照常執役。這樣十多次，因他未偽裝而被人認出，於是申報朝廷要求查懲。由於麥鐵杖每日清晨照例執役，從未有誤，誰也不相信他在夜間能往返於建業至南徐州間，認爲一定是認錯人了。

後來，因南徐州的一再申告，有個尙書蔡征計驗証，他僞稱有緊要文書要快速送到南徐州並取回音，以百金招募致送的人。麥鐵杖沒有想到自己的行動已受注意，便應徵前往。他果然很快往回，從而証實了他確夜出爲盜。

不過，當時朝廷尙愛惜他的才能，並且他所作的不過是小刦盜，因而不予治罪。隋朝亡後，麥鐵杖入隋，因軍功而累官至左衞大將軍。（周默、新八七〇八四）

樓蘭古城重新發現

兩千多年前有人口逾萬

風沙侵襲突然銷聲匿跡

理地文天

通天曉先生：

據說古時中國西北有一個樓蘭國，但見諸文章的很少，先生可否介紹一下歷史上的樓蘭國。

會庄生先生：

樓蘭國在羅布泊的地域，即著名科學家彭嘉木先生失踪的地區，歷史上的樓蘭國確實鮮爲人知。

兩千多年前，在羅布泊這個「西域巨澤」之畔，有一個樓蘭國，人口一萬四千餘，並有士兵二千九百一十二人。在茫茫西域，有這樣一個人口濟濟、擁有重兵的王國，是很了不起的。當時的樓蘭，歸屬匈奴，對外往來「絲綢之路」上的使臣，商賈、軍旅、牧民等，造成極大的威脅。漢武帝元封三年，王恢率領七百兵卒突襲樓蘭王，樓蘭王�漢威，降附歸漢。漢武帝死後，樓蘭王又叛漢歸匈奴。付介子刺殺樓蘭王，更立國王，並將樓蘭國改名鄯善國，將國都從羅布泊西北岸遷至南岸現在的偌羌一帶，使樓蘭政治上遠離了當時統治漠北的匈奴襲，從此安定了一個時期。漢帝國在樓蘭國的舊都一帶，設都護、屯軍、開井渠、屯田積穀，使樓蘭國的舊都成了絲路上一個軍事、經濟、交通的重要城邑。王莽篡權，漢帝國勢弱，樓蘭國又投降匈奴。東漢班超首攻西域，帶卅六人在樓蘭國同匈奴兵刃相交，重新恢復了漢威。在樓蘭國，曾經發生了多次坎坷崎嶇，威武雄壯的爭鬥。

奇怪的是，聲名赫赫的樓蘭國，三世紀之後，史不記載，傳不列名，突然銷聲匿跡了。六世紀時，慶玄奘西游歸來，看到樓蘭國「城郭蕭然，人烟斷絕」，其蕭條之景，使人不免產生滄海桑田的感嘆。

樓蘭故國是被風沙侵襲，埋於大漠之中的。原來，塔里木河改道，河水再難流進羅布泊，湖面縮小，湖水逐漸變得鹹澀。於是，人和其他綠色生命失去依傍，人還徙，獸逃遁，綠色生命枯萎，樓蘭國一帶荒涼無人煙，成了一個「死亡之海」。

十五歲少年聲音怪異

這與童年時常大叫無關

值青春發育期變聲而已

生理天地

通天曉先生：

小弟今年十五歲，在童年時常大叫而引致現在的聲帶鬆了，使我的聲音好像十分怪異，難聽，請問有何辦法治療？

無名氏先生：

聲帶應該是不會鬆的。若是病變，它首先就會使你的聲音變得嘶啞。例如聲帶發炎，或者是聲帶上生有瘜肉，均會如此的。

在治療方面，聲帶發炎，最重要者是要少講話，讓聲帶能獲得休息，這是最爲關鍵的。至於藥物，同時用上一些消炎作用之抗生素，這就可以的了。

聲帶發炎，做教師的最爲多見，這並不多已是一種職業病，而教師一旦聲帶發炎，長久如此，則有時也迫得要轉業的。

聲帶如有結節或瘜肉時，就得做手術將其刮除，這樣就可以的了。

來信說到的聲音與前不同，其實還有另一可能，那就是你正處於青春發育期，體內之男性荷爾蒙，會作用於你的喉頭，使喉頭發大，發聲方面，也會是男子漢之粗豪氣味了。而這些均屬正常生理範圍之內事情，可以不必理會它的。（梁醫生、新八七〇二二）

古人名字趣談

有名字別號室號齋名等

還有諡號封號等一大堆

古人古事

辛雨先生：

古人有名，有字，還有別號、室號、齋名等，讀古書時如不掌握這些基本知識，往往會產生誤解，以致弄錯文意。

按「禮記・檀弓」所記，古人取名應是「幼名冠字」。小孩子生下來後（一說兒童出生三月後）取「名」，到二十歲東髮行冠禮時取「字」。女子則在十五歲行笄而「字」。古人至少有一名一字。字，也叫「表字」。

一般地說，名和字之間應該有一定的聯繫，或同義、或反義，或在意義上有關聯。比如，屈原，名平，字原。孔子的學生顏回，字子淵。平與原，回與淵（按「說文」：淵，回水也）都是同義字。又，如孔子的學生曾點，字皙，點是小黑的意思，皙是白的意思，是反義。岳飛字鵬舉，大鵬舉翅就是飛，意義上相關聯。

古代，尤其在先秦以前，仲、叔、季等字，以示排行。如孔子名丘字仲尼（尼丘是一座山的名字）。「仲」即指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二。

在古代，「子」是對男子的尊稱，因此男子的名前面可加「子」。如春秋時的名相公孫僑，字子產；吳越之戰時的吳國忠臣伍員，字子胥；蘇軾字子瞻；蘇轍字子由。

對人稱呼名和字也頗有講究。尊對卑，上對下，可直呼其名。卑者自稱應稱名，尊者對卑者自稱名是表示謙虛。對平輩或尊長只能稱其字不能呼其名，即使加上「大人」、「足下」、「先生」等尊稱，也是不禮貌。

古人除名和字外還有號，也叫別號，這是自己取的。如蘇軾自號東坡居士，陸游自號放翁，陶淵明自號五柳先生。古代文人還往往自取室號或齋號，也就成爲別名。所以，有些書上單寫室號來代替人名，往往使人難以判別究竟是誰。比如，以「居易」二字爲別名或室號齋名的，粗粗統計一下就不下十五人之多。如室號「居易居」明清時有二人，「居易軒」清代有三人，「居易堂」明清有六人，「居易齋」明清有二人。

古人還習慣以官職來代替名字稱呼，如稱杜甫爲杜拾遺、杜工部，稱韓愈爲韓吏部。唐代白居易、劉禹錫、韋應物等大詩人都作過蘇州刺史。劉禹錫曾作七絕：「高髻雲鬟宮樣妝，春風一曲杜韋娘。司空見慣渾閒事，惱亂蘇州刺史腸。」（「司空見慣」成語即出於此）。此詩爲劉一時興會之作，集中未收。有些人就把此詩當作韋應物了。

還有以籍貫和郡望作別名的。王安石、湯顯祖都是江西臨川人，世稱王臨川、湯臨川。唐代韓愈的郡望是昌黎，世稱韓昌黎。

古人的諡號可當別名。如稱岳飛爲岳武穆，又稱岳鄂王。

古人不僅有名，還有字、號、室號、齋名、諡號、封號等一大堆別名，有的甚至多達幾十個，給後人閱讀古書帶來了不少困難。我們應該了解這方面的知識，認眞讀書，遇到疑難，多作查考，才能克服古籍中人名繁雜的困難。（豐餘、新八七〇五九）

古人名字趣談

通天曉主辦

如何選擇適用鉛筆

看身上筆文字可號符

日常須知

通天曉先生：

買回來的鉛筆，筆身上都有些英文字母及阿拉伯數字，請問那是表示什麼的？

學生哥先生：

如果留心看鉛筆的筆身，可以見到有些英文字母或兼有阿拉伯數字在上，如「2B・B・H或HB」之類。有的鉛筆筆身有相同的英文字母及阿拉伯數字，有的則不同。不論是國產的鉛筆還是其他國家出產的鉛筆都是這樣。這些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數字是各有其意義的。

鉛筆雖然有「鉛」之名，但是，它的筆芯却並非是鉛造的，只不過筆芯的顏色看來像鉛而已。鉛筆的筆芯，實際上是用石墨與粘土混合製造而成。要用多少石墨與多少粘土混合才適當呢？這要視乎用途而定。所用的石墨與粘土的比例不同，造成的鉛筆的筆芯硬度也不同。不同硬度的鉛筆芯的鉛筆，各適於不同用途。爲了標明鉛筆筆芯硬度，製造商便在鉛筆身上以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數字來表示。鉛筆身上常見的英文字母是「B」、「H」。

「B」代表英文（BLACK），是表示鉛筆芯軟的鉛筆，因爲鉛筆芯軟的鉛筆寫的字較黑。「B」的左方若有數字，則數字愈大，其筆芯愈軟。例如「3B」比「2B」軟，「4B」又比較「3B」軟等等。「H」是代表英文「HARD」一詞，表示鉛筆芯是硬的。「H」左方若有阿拉伯數字，則數字愈大，鉛筆的筆芯就愈硬。例如「3H」比「2H」硬，「4H」又比「3H」硬，等等。

如果鉛筆筆身上有「HB」字樣，則表示鉛筆筆芯的軟硬適中，不太硬亦不太軟。

我國出產的鉛筆，總繁多。其中特別值得一提，是發掘出古樓蘭國的墓葬羣，從三、四年前的古屍及其殉葬品中，了解到那時的社會經濟、人民生活等。（能業、新八六九四三）

共有十四種硬度之多，由最軟的開始，其硬度依次遞增，這十四種硬度不同的鉛筆，以上述次序及阿拉伯數字表示如下：6B、5B、4B、3B、2B、B、HB、F、H、2H、3H、4H、5H、6H。

通常，較軟的鉛筆筆芯較粗，適用於繪鉛筆畫。例如4B、5B、6B的鉛筆都是作繪畫用。軟硬適中的鉛筆適合一般學生作計算書寫之用，例如「B」、「HB」、「H」等便是。硬度較高的鉛筆，一般使用於工程繪畫，或要作多頁複寫之用。

因此，如果你知道鉛筆身上字母及數字的意義，買鉛筆時只要看筆身上的字母和數字，就可以選購到合你自己用途的鉛筆。否則，胡亂將鉛筆買回家中，用起來時可能不適合。售賣文具的售貨員，這些常識亦要知道，否則無從指導顧客購買。（伍車二、新八七〇八三）

收發室

通天曉主辦

會庄生　何偉龍　馮大貴　辛雨　梁永益　岑建威　學生哥

刊覆